

尚書寧王寧武寧考前寧人寧人前文人 解之衍成及其史的觀察(下)

——併考周文武受命稱王——

程 元 敏

目 次

五、由文王昌修致美德十六日證君爽「寧王德」與大誥「寧王勤」 德之「寧王」必是文王	2
(一) 文獻盛稱「文王德」，即君爽「寧王德」	2
(二) 經史百家傳注共道文王勤國，以證大誥「寧王勤」的是「文王勤」	10
(三) 武王發「寡德」	17
六、大誥「寧王圖事」、「寧武寧考前寧人圖功」、「寧人疆土」 及「前寧人受休」義合證	23
(一) 「寧王圖事、寧武圖功」義證	23
(二) 「寧考圖功」義證	24
(三) 「前寧人」、「寧人」與「前文人」稱謂討原索義	26
(四) 「前寧人受休」即指「文王受天命」	29
七、比辭以證君爽「寧王」義	34
(一) 勘校同篇前後文，用明「寧王」決是「文王」	34
(二) 既勘比上下文，復據彼禮緇衣引「周田觀文王之德」，因斷此 「寧王」為傳寫誤字	38
八、結 論	44
引用書要目	46

五、由文王昌修致美德十六目證君奭「寧王德」 與大誥「寧王勤」德之「寧王」必是文王

(一) 文獻盛稱「文王德」，即君奭「寧王德」

〈君奭〉「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持此第一寧王與下句文王觀照，知寧王爲文王之誤。此第二寧王，《禮記·緇衣》引作文王，更校以本經下文「文王受有殷命」云云，證寧王亦當作文王（惟以本經及它書引用相校，知寧是文誤，爲便討論，別考詳第七章。此節只考文王以德受命，證此二寧王竝爲文王而非武王）。夫後三句周公言天將付畀大命，故再三觀察文王之德；而前二句言文王受命，周公欲將文王之美德延施于沖子——成王：是文王以德受命甚確。文王爲西伯未受天命時即已修德，崩逝乃已，

《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曰：「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威和萬民。……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案：此言文王美善恭敬、保乂人民而惠愛鰥寡，協和友邦。文王具多德，故天命之代殷，

《尚書·康誥》周武王誥其弟康叔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案：庸庸，勤也（詳下說）。祇祇，敬也，則亦恭也；威威，畏天威也：《中論·法象》「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是也。不敢侮鰥寡，即上惠鮮鰥寡。越邦修土二句，義同上以庶邦惟正之供，能和衆也：皆其德也。

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左成二《傳》）。伏《傳》謂卽以此諸德，「天乃大命文王」。周詩詠文王九德，亦謂天因此命之爲萬邦共主，

《詩·大雅·皇矣》：「維此王季案：王季，文王之誤。帝度其心，
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度其鮮原，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左昭二八《傳》
成縛節引此詩闡發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
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
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中論·務本》闡義幾全同〕）

案：左氏浮夸，其擴充詩義，謂文王有和德、明德、勤德、刑賞德（四者已見上引書兩條）與揆理德、教德、順德、從善德、文德，凡九。

武王言文王畏天（已見上），畏之則順之，故伏《傳》（〈康誥傳〉）贊文王「動搖而不逆天之道」，而左、墨二氏朗顯詩義，甚彰其順德，

公孫枝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僖九）

《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天志中〉）
〈大誥〉「寧王惟卜用」，用卜卽順天，故「克綏受茲命」。既順之矣，又謹事之，

《詩·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順之事之，故天「集大命于厥躬」，《書》、《詩》、《墨》說咸同。

文王明德，

〈君奭〉「寧王德延」句上文：「前人恭明德。」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詩·大雅·文王》「亶亶文王」《箋》：「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勤用明德」僅見於《書·梓材》，則鄭以《詩》證《書》，定此「先王」爲「文王」也。）

案：前人、先王竝指文王，繹察上下文意，可知也^②。

上引「恭（明）德」，則文王有恭謹之德，卽上〈無逸〉「懿恭」、〈康誥〉「祗祗」，皆是「敬」義。敬：肅也（《說文》）；慎也（《詩·閔予小子箋》），《詩》多「敬慎」連語（〈民勞〉、〈抑〉、〈泮水〉），《逸周書·諡法解》曰「警戒」「恭事」，是也。子孫語文王敬慎戒懼，《逸周書·大匡》武王告弟管叔曰：「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祗祗。」（孔晁注：「文王唯敬是道。」朱右曾《集訓校釋》卷四：「戰戰，懼也。」）

祗祗，敬之不怠也，文王敬不怠，故天乃命商人臣服于周，詩人美此事曰：

《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文王德「敬」，周公務申之，且以戒兄天子，

《逸周書·大開武》周公旦對武王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干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戰何（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何當作祗。』）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

戰戰，甚戒懼也（方見上）。祗祗、緝熙敬及此恪勤，皆敬之又敬勿懈而已。或云平訟受命亦由敬之美德，

^② 清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七〈梓材〉：「先王，文王也。明德者，敬以勞民之本也。（下引《詩·賚》、《書·康誥》等以證）」案：下言先王受命，先王自謂文王。

《說苑·君道》引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

成王既立，召奭以「敬德」勉之，昭祖訓耳，

〈召誥〉：「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

紂弛怠祭祀²⁹，文王則恤祀，「祭祀必敬」（上引《呂覽·順民》），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祭統〉「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恤於先祀即孝之德，文王實行之，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孝不友者，文王特作罰以懲之（見〈康誥〉武王語）。

文王仁慈惠和，澤被鰥寡孤弱，協合庶邦，以得民心，卒膺大命，前既略抒，茲更申詳之：

左昭四《傳》：「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以是隕，周以是興。」

（《新序·善謀上》同）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晏子曰：昔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

²⁹ 《尚書·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牧誓〉：「今商王受，……昏棄厥肆祀，弗荅。」

《史·周紀》云文王「篤仁敬老慈少」，諸子載其仁政多方，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者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獨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說苑·政理》記文王「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可與二子之言印證。

《孟子·離婁下》曰「文王視民如傷」，不止此也，澤惠又廣及牛馬焉，

《慎子·外篇》：「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

《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文王以德致賢者投効。既來之，則儀刑文王，《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毛《傳》：「執行文德之人也。」《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以柔遠如邇²⁴，故遠人相率歸附，如夷齊、太公（見《孟子·離婁上》、《盡心上》），《史·周紀》亦言文王禮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其中竟多殷士，

《管子·形勢》：「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文王和協庶邦，《書》（〈無逸〉、〈康誥〉）盛言之（方見上引），

²⁴ 《逸周書·大聚》周公旦對武王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

《詩》詠文王伐崇假上帝口曰：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伐崇墉。（〈大雅·皇矣〉）

同爾句，謂和協友邦，率與之往征也。彝銘謂「和于政」，且謂因此得天下，

〈癸鐘丙組〉：「曰古文王，初盪餘於政，上帝降懿德大鬯，匍有四方，迨受萬邦。」（〈史牆盤銘〉四方作上下，餘全同）

和友邦、和于政等，殆類大孟鼎所載文王「正（政）德」，《逸周書·商誓》文可為佐證：

（武）王曰：「……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

（《逸周書分編句釋》：「翕，合也。……帝謂文考之德政，上符后稷。」）

納言遷善，亦文王一德，

《書·無逸》周公戒成王曰：「我周文王，……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以此和舊多邦，又以此受新命，

《淮南子·繆稱》：「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左傳》、《中論》稱文王教德（已詳上），文王指撻殷人酗酒亂威儀，亦所以戒國人也，

《詩·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洵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呼式號，俾晝作夜。」

告教西土庶邦節飲，竟以此受有殷命，

《尚書·酒誥》周成王誥康叔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論衡·語增》：「〈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文王重獄訟，《詩·大雅·皇矣》假上帝之口謂文王曰「先登于岸」，《箋》：「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揆其刑德，約有四事：一主司法獨立，不容行政干預，甚合近世法學思想，

《尚書·立政》周公戒成王曰：「文王罔有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二慎刑（已見上引〈康誥〉）。三罪止於其身，不株連坐及，上已引孟子「罪人不孥」，《左傳》白季及苑何季略述〈康誥〉「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一節論文王主「罪不相及」（僖三三、昭二十）。四制定成文法典，為訊獄之依據，

《尚書·康誥》周武王誥弟康叔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文王作罰」，文王所制作之法典也。《鹽鐵論·鹽鐵取下》「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潛夫論》述赦引康誥「文王作罰」二句，論曰「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云云，亦斷文王作刑典。《詩·周頌·維清》「文王之典」，毛《傳》：「典，法也。」文王言刑之文，今尚知其論文一篇，

〈逸周書序〉：「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朱右曾《釋》：「劉，陳也。」）

文王法典殘文尚存四字，

左昭七《傳》：「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

當是《尚書·周書》逸文²⁵，竟以有此法得天下。

文王之至德：

《論語·泰伯》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漢包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論語集解》引）

包注至德指文王，舊說有明文，可證其確有依本，

《逸周書·太子晉》：「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

《淮南子·道應》：「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

（高《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包氏以後之漢人，若應劭（前引《風俗通義·皇霸》）、鄭玄亦以三分事殷是文王，

鄭氏《詩譜·周南召南譜》（《詩正義》引）：「（文王）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時周盛而殷微，其勢已得天下，諸侯多歸文王，

《左傳》襄四年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豐鎬考信錄》卷二引而釋曰：「所謂叛國，卽三分有二之國也。」）

《呂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²⁵ 許欽輝先生先《秦典籍引尚書考》頁109：「《韓非子·有度》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此引《周書·洪範》文（敏案：此說待商），而稱先王之法，以是例之，則《左傳》引周文王之法，蓋亦《周書》逸文。」

其實已有天下，而猶以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異(參劉寶楠《正義》)，故均歎爲至德，《朱子語類》卷八一：

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尙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其它《書》家注〈康誥〉「天大命文王殪戎殷」，皆援此孔子語以屬之文王(如夏僊《尚書詳解》卷十九、二十，《絜齋家塾書鈔》卷十)，《論語》注家亦如此，更勿煩枚舉矣。近世史家(如徐中〈舒股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亦歷證其爲文王事可信。

至德亦謂之「盛德」，

《周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二) 經史百家傳注共道文王勤國，以證大誥「寧王勤」的是「文王勤」

〈大誥〉「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文武時老臣，今時(成王元年)仍多立朝恭事，灼知文王當年勤國若是。《豐鎬考信錄》卷一舉文王勤民之德，只列〈無逸〉「文王卑服」、《孟子》「文王治岐」各一事，忒簡；文王勤德未克彰昭。深考之，經史百家述者甚多，如《尚書》，

〈康誥〉武王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庸庸、祗祗。……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案：《爾雅·釋詁下》：「勤、……庸，勞也。」勤、庸同訓。又〈釋訓〉：「庸庸，勞也。」疊庸，形況詞，其精確意義爲勞之不已，勤也(詳本節末釋字義)。又如

〈梓材〉周公戒成王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²⁶

案：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七：「先王，文王也。」得之；但何以必是文王而非武王，則無切要之論。今案明德、庶邦歸心、始受命、天錫之土姓，咸文王事實，則此勤用明德者果文王也。

又如〈無逸〉，記文王勤於農作、修己、保民、和庶邦者五十年，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後世多據此故事，亟言文王勤，有述其「日昃不暇食」以明其底事孜孜矻矻者，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論衡·書解》：「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

案：文王號「文」，《逸周書·諡法》：「勤學好問曰文。」演易學，勤之明驗也，故王充如是云云。

有述其「日昃不暇食」且取夏禹之勤事用相比況者，

題周鬻熊撰《鬻子》（《羣書治要》卷三一）鬻子對文王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案：唐逢行珪《注》：「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史·周紀》：「文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可與《鬻子》相照應。

²⁶ 本篇之著成，詳拙著〈尚書周誥梓材篇義證〉，《書目季刊》八卷四期，民國六十四年三月。

《世說新語·言語》：「王（右軍）謂謝（太傅）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周家勤政，文王以下，周公一人而已^②，古今所公認，故更有述「不遑食」或喻周公勞以待旦者，

《逸周書·度邑》武王語周公曰：「且，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

《風俗通·過譽》：「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

《三國志·吳書·韋曜傳》曜論蔡穎好博奕無益，曰：「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猶有援文王勤國以戒政人媮惰者、不知憂患者，

《國語·楚語上》倚相戒子亶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爲？」

《三國志·魏書·楊阜傳》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悚哉！」

案：驕滿之心起，則怠惰自安之情作，故倚相引文王勤政愛民事用戒子亶。楊阜謂文王雖受天休，猶黽勉不懈，憂勞國事。

詩人頌文王，類出姬姓子孫之口，

《大雅·文王》：「亶亶文王，令聞不已。……穆穆文王，於緝熙

^② 周成王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尚書·金縢》）又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洛誥》）可見一斑。

敬止。」

案：《爾雅·釋詁上》：「亶亶，勉也。」《詩》毛《傳》：「亶亶，勉也。」《箋》：「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朱《傳》：「亶亶，強勉之貌。亶亶，強勉之又強勉，即勤奮不懈義，《箋》得之矣。（別參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及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正義》：「文王之有聖德，……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勉勉文王，同此亶亶文王。緝，猶績也（〈行葦箋〉）。緝熙，《詩本義》卷十：「緝，績也（彼據《說文》）；績者，接績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績而增之也。」朱《傳》：「緝，績、熙，明，亦不已之意。」戴震《毛鄭詩考正》（《皇清經解》卷五五七）：「緝熙者，言績其光明不已也。」宋真德秀曰：「文王之詩『於緝熙敬止』，以德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以事言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七載）《詩經釋義》頁105謂「緝熙」，言文王之敬不怠也。執事繼繼繩繩不倦，是即勤德。

《周頌·維天之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案：《禮記·中庸》：「『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正義》：「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謂文王勤施德善不怠，則與詩箋疏同，鄭《箋》：「純亦不已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孔《疏》：「箋意言：純亦不已，……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

《詩·周頌·賚》：「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時周之命，於繹思。」

案：此頌文王勤德，周人以此誕膺天命，《箋》：「文王既勞心於政事，

以有天下之業。」《尚書·君奭·僞孔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詩·正義》：「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而子孫賴之，宋人有說，

《朱子語類》卷八十：「王德修（時敏字，尹焞弟子）云：『〈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

日竹添光鴻，發皇文王勤勞邦家，情辭懇摯，

《毛詩會箋》卷十九：「勤止，主肇造勤勞說，便含下『求定』意。我，武王也。文王求寧，觀成與疏附後，先輩經營海內，那一日非如傷心事。且也，暴主疑之，讒臣毀之，卒竭蹶杖寧，以保全六州之衆，其勤也至矣。受之，受其勤也。」（《周頌·賚》）

三百篇德文王勤身，貽厥孫休，以此詩最明確，故上古有引以戒御事，

《左傳》宣公十一年：「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國風〉亦有攸關文王之詩，舊說〈二南〉是其例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案：始基，王肅《注》：「言始造王基也。」服虔《注》：「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竝《史·吳世家集解》引）《左傳》杜《注》：「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始造周基者，文王也。雅頌之成功，則須俟武、成以後；雖然，文王爲之肇端也。文王肇基時世之詩——《二南》，得文王之教化，〈大序〉、鄭、服、二

劉、孔氏，先後或立說或申暢之矣，

〈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鄭志·答張逸問》：「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正義》引）

〈詩大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正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文心雕龍·時序》：「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

民國音樂家黃友棣《左傳》的「季札觀周樂」（《珠海學報》十期，民國六十七年七月）譯解季札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云：「季札說：好啊！這便是文王教化的基礎了。可惜還有殷朝紂王的遺聲，所以未得完美；但能勤勞政事，已無怨聲了。……季札的評樂，實在是借〈周南〉、〈召南〉的詩來讚美文王的德。」

〈二南〉各篇，早期專師明言其爲文王時詩者，余粗檢復得七篇，

《新序·雜事第三》：「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案：大任，生文王者；大姒，文王后，武王從出。是武之興也由賢母、文之興也由淑配，則正關雎者，言文王后妃之德也。）

《周南·漢廣·小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案：凡箋申序意，避繁概不著。）

〈汝墳·小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召南·羔羊·小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標有梅·小序〉：「……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江有汜·小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案：勤而無怨，殆倣《左傳》季札語。）

〈野有死麕·小序〉：「惡無禮也。……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謂文王風化行乎南國，而有〈關雎〉至〈麟趾〉之詩，〈大序〉以下諸家此說，從春秋吳季子也。夫詩章反映民情，民情顯現在上者德教，故南民俗尚「勤而無怨」，亦猶言文王勤而無怨也。

《逸周書》亦記文王勤，

程典：「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逸周書分編句釋》：「陳補注：……奉勤，服勞王家也。」）

大開武周公且對武王曰：「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

崔述以「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豐鎬考信錄》卷一），其所錄寥寥數章，類爲文王修身事、宜家事、立國事、用人事及勤民事五目，尙不足以昭顯其盛德。今余所考羣經子史百家，論文王有懿德、敬德、恤惠鰥寡德、保民德、協和德、任人德、則天德、揆理德、教德、順德、服善德、納諫德、酒德、政德、刑德及勤德共十六門。而但稱其德，不著爲何德者尙不與焉，如周公曰「乃單文祖德」（《尚書·洛誥》）、「惟文王德丕承」（〈君奭〉）、《詩·清廟》「秉文之德」（《箋》）：

「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以與下節言彼武王德者比看，見彼真「寡德」之君也。

(三) 武王發「寡德」

遺獻顯稱武王之「德」者尠甚；有之，多或父（文王）子（武王）連屬爲辭，或謂父作子述，

《尚書·立政》記文王不干預司法（自「文王惟克」至「知于茲」）既已，乃曰：「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案：謂武王遵守文王義德（洽理之言行），勉行文王睿（容）德。

《詩·大明·小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正義：「『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

又〈下武·小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案：「篤生武王」以下，詩人詠伐商牧野用兵，非「說明德」，《正義》失之。故所謂武王有明德、聖德，詩本經並無明文，說者以其上繼有德之文王，故論推如此耳。

〈毛公鼎〉：「（宣）王若曰：『父厝，不顯文武，皇天弘猷，配我有周，靡膺受大命。』」（《大系·釋文》頁 135）

《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若曰：「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

案：文受命肇國，武繼成滅殷業，故周後嗣王尊美先王之德，兩王竝稱，實則歸重文王；武王德武（功）（壹戎衣有天下）而已，其有它乎？

《禮記·文王世子》首載文王孝親（已見前引），既已，乃曰：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案：武王孝德悉遵父道，故《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韓非子·喻老》：「文王見詈於王（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武王之王也，不病詈。」

案：文武見辱事，亦載《呂覽》，頗有出入。《呂覽·順民篇》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此言其「順德」；首（胥）時篇「（文王）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玉）門之辱」：此言武王儀型文王，復持「順德」，待天命而作。故此武王不病詈，亦繼文而已。

《淮南子·主術》：「……武王立戒慎之鞫。……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天下而南面焉。……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大明）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案：言武王改過遷善謹慎戒懼之德，亦繼文王者，故論君天下既文武連舉，又以詩美文王句結證也。

《孟子·離婁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案：此其任人之德。上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亦謂父子之道相續，隨時變易而已，焦循《正義》：「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邇，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

據上考，武王有刑德、明德、武（功）德、孝德、順德及戒慎遷善德。以一一皆祇適其文考，故遺獻單言武王明著「德」字者，除詩序箋各

一尚非實情外，未嘗多觀，蓋以武王克殷，以武功烈業顯赫^②，但立德猶淺，故不以是見美也。而文王創德西土，積累深厚，故上帝集大命于厥躬^③，則此篇「寧王德延」、「勸（觀）寧王之德」德，果謂文王德也。

西周著成之文獻，極言文王勤，而波及武王者，皆因子孫褒美二王創業垂統，連辭並舉而已，

〈宗周鐘〉：「王肇遜省文武，董勤疆土。」（《大系·釋文》頁51：昭王時器）

案：《大系·釋文》曰：「省，段爲省；省，視也。相，省視也。《國語·晉語》『后稷是相』，卽〈孟鼎〉『遜省先王』之意。此言『遜省文武』，亦謂『遜相文武』，如今人言觀摩也。」則銘言昭王遜循文武，今政將在保疆，征不寧方，追慕先人隆業而已，尚難援爲顯證，用明二王皆勤，故記於此而弗取也。又有

《潛夫論·慎微》：「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武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案：夙夜，義如它詩言「夙夜匪解」，勤勉也；語出《周頌·閔予小子》，云「維予小子，夙夜敬止」。《詩小序》「嗣王朝於廟也」。鄭《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詩原意乃成王「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鄭《箋》）。王符指爲武王，汪繼培《箋》：「此爲成王詩，武當作成。」近人彭鐸曰：「匡衡以此詩爲武王畢喪。衡學《齊詩》，則是《齊詩》說也。節信引詩多本三

② 〈詩·執競〉：「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武〉：「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尚書·洛誥》周公語成王曰：「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又：「以揚武王之大烈。」（立政）《逸尚書》：「丕承哉！武王烈。」（《孟子·滕文公》下引）《逸周書·祭公穆》王曰：「朕……烈祖武王。」

③ 後漢胡廣侍中箴說〈君爽〉「上帝勸寧王」段：「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冒聞上帝，賴茲四臣。」（《古文苑》卷十六）

家，武字必不可改。」敏案：《漢書·匡衡傳》衡上疏：「《詩》云『晔晔在茨』，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說與毛鄭同。彭氏誤看匡疏「成王」為「武王」。惟王符蓋以為此詩成王追維文武大化，故引「小心翼翼」（《大雅·大明》）指文王，連舉則以「夙夜敬之」歸美武王，斯經師一時意見，非詩人本美武王勤也。故亦記於此而弗取，如上器銘然。《尚書》連言文武勤，資料二條，意義明確，

《洛誥》成王誥周公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顧命〉成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案：前條謂文武之教殷勤^⑩，後條肆，勞也（《僞孔傳》），謂文武立法度施教誨而勞，是矣。第以殷周事實考之，武王不足以當此稱美，蓋弟、子頌揚兄、父，連言及之，未必一一洽合實情也。

東遷以後著成之書本文獻，始有單言武王夙夜匪懈者，

《逸周書·小開武》：「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武）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

呂氏春秋首時：「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案：武王夙夜謀商云云，斯勞矣，惟不逾十三年，以視其父「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是勞甚暫而不足云久勞——勤也。克殷後數年，《逸

^⑩ 清莊述祖《尚書今古文攷證》卷四：「（文武勤教，）『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之勤也；『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之教也。」分文析字，失《書》《詩》義。

周書·度邑》載周公謂武王曰：

久憂勞，問「害不寢」？

案：《爾雅·釋詁下》：「勤，勞也。勞，勤也。」《逸周書·諡法》：「勤，勞也。」《說文》：「勤，勞也，从力堇聲。」勞、勤字義同。雖然，人始終不以「勤」德單許武王者，良以求之周初史蹟，祇文王真具此德。後世經師、文字學家申廣「勤」字義蘊，引據經典，多可與文王行事關照，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古人只是一箇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古人之勤，非後世之所謂勤也。後世所謂勤，不過了得些事，古人直是無一念間斷，所以德為聖人，亦只是一箇勤字。」
《說文義證》：「《詩·賚》『文王既勤止』，《傳》云：『勤，勞也。』昭十三年《左傳》『請君無勤問喪，服勤三年』，《注》云：『勤謂憂勞。』」

管禮耕〈釋勤〉：「勤以堇為聲，以力為意，用力則勞，故勤以勞為第一義。……人已求其兼盡而憂生焉，故勤有憂義，《呂覽·古樂篇》『勤勞天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並云：『勤，憂也。』……憂則苦，故勤有苦義，法言先知篇『或問民所勤』，《注》：『勤，苦也。』……知己勤之苦，因而知人勤之苦，故慰人之勤亦曰勤，〈詩·采薇·序〉『杕杜，以勤歸也』，《箋》云：『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慰之必惜之，故勤有惜義，〈鴟鴞〉『恩斯勤斯』，《疏》引王肅云：『勤，惜也。』……惜人之勤而仍不敢自惜其勤，故勤又有不惜之義，左僖二十八年《傳》『令尹其不勤民』，《注》：『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無所愛惜則凡事之鉅細皆必躬親其役，故勤兼勞辱二義：〈檀弓上〉『服勤至死』，《注》：『勤，勞辱之事也。』

〈玉藻〉『勤者有事則收之』，《注》：『勤，執勞辱之事也。』

是也。……」（載《說文解字詁林》「勤」字下）

案：袁、桂二家既引《詩》「文王勤」，或論其爲聖人之德也，必有事焉，無一念間斷者五十年；或佐引《左傳》，明勤兼有憂義。夫《易·繫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謂文王憂患意識，及《呂覽》高《注》，竝足與相證。管氏謂勤有苦義，夫文王苦其心志餓其體膚，苦甚矣；又謂勤有恤問義，夫文王視民如傷，惠鮮鰥寡，恤之甚矣；又謂勤之則盡心盡力無所愛惜，夫卑服卽康功田功，和庶邦，作律法，孝親事上，下接英賢，日昃不食，事無鉅細，皆躬身執役者，文王也。則大誥「寧王勤」贊文王勤德，勤非謂武王也審矣。

《史紀》傳、《易緯》竝稱文王之德修致，

《史記·殷本紀》：「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

又〈齊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羸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易緯·乾鑿度》卷上：「……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弘開基業，始卽昇平之路。」

器銘謂文王德天畀，

〈癸鐘丙組〉：「曰古文王，初盤餼於政，上帝降懿德大粵，……」

（《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墻盤銘〉同，載亦見《文物》同期）^③

案：武王修德及天降之德，書本與器物文獻絕無記載。蓋文王積仁累功，盛德昭著，冒聞於上帝，帝眷顧之，祚以天下。夫文王以「德」受命，故周人美之曰「懿德天降」，若武王者樹德淺狹，周公語召奭，必不以此一再稱之，斷然無疑！

^③ 《詩·大雅·蕩》：「天降滔德。」《箋》：「云厲王施倨之化。」滔德天降，可與此懿德帝畀比觀。

六、大誥「寧王圖事」、「寧武寧考前寧人圖功」、「寧人疆土」及「前寧人受休」義合證

(一)「寧王圖事、寧武圖功」義證

〈大誥〉「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極，讀爲亟，爾雅釋詁下：「亟，疾也；亟，速也。」卒，終竟也。句，成王謂己不敢不疾速完成寧王所圖謀之大事。「寧王」，文王之誤，考已詳上第二章。興立周國、伐滅殷商，文王所圖謀之事也，亦已詳上第四章第(一)節。

〈大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救，撫定也；即終竟之意，本篇「終、竟、畢、成、卒」義同。三句，成王謂賢臣十人輔弼我，與我往完成寧武所圖謀與周滅殷之事功。寧，文之誤，亦已詳上第二章。文、武，周文王昌、周武王發也。

文王，有時單稱曰「文」^③，

《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箋》：「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詩經釋義》頁 261：「秉文之德，秉奉文王之德也。此『文』字謂文王，猶武篇『嗣武受之』之武，謂武王也。」

武王，有時單稱曰「武」(亦註^③)，

③ 戴震《毛鄭詩考正》：「《周頌·清廟》『秉文之德』，……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讚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慎之稱。」顧廣譽《學詩詳說》卷二六：「戴氏《考正》申明毛義良是。蓋單舉諡之一字非莊重之體，〈清廟〉詩尤肅穆，不宜有此。」敏案：如以「文」讚美他人之德，當曰「文德」，《詩·江漢》「矢其文德」，《論語·季氏》「則脩文德以來之」，即是。「秉武之德」誠未見，有之則「武」爲武王，理固亦可通，左僖二八《傳》：「用平禮也。」《注》：「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平王亦可單曰「平」。詩句有字限，消簡「王」字，亦未必不莊，戴、顧說非也。

《詩·周頌·武》：「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

「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

〈利簋〉：「弇征商。」（〈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文物》1977年第八期）（參看②）

合兩單稱，則曰「文武」：

周文王、周武王連詞簡作「文武」，《尚書》十一見（〈洛誥〉四、〈顧命〉三、〈康王之誥〉二、〈文侯之命〉二）、《詩》三見（〈江漢〉、〈離〉、〈閟宮〉）、〈毛公鼎〉二見、〈趺鐘〉一見、〈匚簋〉一見：多為西周時代著成之文獻（東周以後著成者，不遑枚舉），是當時習用語。

文武父子共所圖功（下文又兩見同），即上述之「圖事」，斯事功詩人詠之，得其要矣，

《魯頌·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敦商之旅，克成厥功。」

（二）「寧考圖功」義證

〈大誥〉「……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寧考，文考之誤，說數詳上文。圖功，方見上說。

考，《爾雅·釋親》：「父為考，母為妣。」《尚書·堯典》「如喪考妣」、〈大誥〉「若考作室、若兄考」、〈康誥〉「大傷厥考心」、〈酒誥〉「奔走事厥考厥長」，「考」皆非釋為在世之「父」不可；金文有「用為考寶尊」、「我考我母」及「厥考」（參《金文詁林》卷八「考」字下），「考」疑亦未必盡是「亡父」。《禮記·曲禮下》「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乃後起之義，失其初也。

「考」上屬連一或二字，為附加語，成詞如皇考、顯考、光烈考，經

典彝文中習見；「考」上附加「文」字，亦其比也，成詞「文考」（或作「文父」），此在書本文獻頗有，而周器銘多有之。前者若

《尚書·康誥》周武王誥弟康叔曰：「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遜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逸周書·柔武》武王告周公曰：「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武）王召周公且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

又〈大匡〉武王告管叔曰：「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祗祗。」

又〈五權〉：「維王不豫，於五日召周公且，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惟敬哉！』」

又〈小開武〉周公告武王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

又〈大聚〉周公對武王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

又〈成開〉周公告成王曰：「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

《僞古文尚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案：或出武王、或出周公之口，或後人模仿，徵諸文意，「文考」皆謂「亡父」。後者略如（彝銘著文考、文父者觸處皆有，見《金文詁林》及《補》「考」、「父」下），

〈文父丁鼎〉：「引作文父丁鼎。」（《商周彝器通考》上册頁290：約在商代。）

〈子夔爵〉：「……作文父乙彝。」（《商周彝器通考》上册頁377：約在商代。）

〈鼎子兗啓尊〉：「……用作文父辛尊彝。」（《商周彝器通考》上册頁394：約在商代。）

〈保卣〉：「……用作文父癸宗寶隱彝。」（陳夢家《西周銅器斷

代(一)》頁21：武王時器銘。)

〈君夫殷〉：「……用乍文父丁鬯彝。」(《大系》錄編頁30、《釋文》頁58：穆王時器銘。)

〈鬯卣〉：「……用乍文考癸寶尊彝。」(《大系》錄編頁5、《釋文》頁14：成王時器銘。)

〈厚趙鬯〉：「……趙用乍平文考父辛寶障彝。」(《大系》錄編頁又14、《釋文》頁30：成王時器銘。)

案：前三商器，可見親稱上著「文」字，係商朝故禮；後五器亦作「文父」「文考」云云，周因於殷也。器銘猶有文祖、文母、文姑、文辟。著「文考」之器，絕多為紀念祖先而作，復佐證以書本(《尚書》與《逸周書》)，知其「文」為「亡故」義，「文考」者，亡父也。

據此，〈大誥〉邦君語成王「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寧考，成王之亡父武王也；寧為文誤，復奚疑哉？

(三)「前寧人」、「寧人」與「前文人」稱謂討原索義

〈大誥〉「予曷其(敢之誤)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率寧人有指疆土」。
 〈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

前寧人圖功攸終，完成前寧人嚮所圖謀之功業——伐殷一天下也。率寧人句，遵循寧人之所經營之疆土而續保有之也。

吳大澂、孫詒讓、方濬益既徵諸字形，斷此「前寧人」寧為文誤，又取彼〈文侯之命〉「前文人」為校證，言此當作彼，竝謂先祖³³；吳氏之前舊解，亦有云前寧人、前文人意皆為祖先者：說皆已略見第一章。茲更廣討其義，用證成其說如下：

陳經《尚書詳解》卷四〈八文侯之命〉：「前文人，即文侯之祖也。」

³³ 《尚書集釋》頁140〈大誥〉：「前寧人，即前文人，謂亡故之祖先。」(同書頁265〈文侯之命〉：「前文人，已故之祖先。」)師說最是明確。

……平王自謂：……汝祖有文德矣，汝又能追孝之以述其事。」

《尚書故》（《吳氏經說》二之三）：「孝當爲季，效也。《周書·祭公篇》『追學於文、武之蔑』，卽此追孝於前文人也。」

《尚書正讀》卷六：「前文人，指唐叔——晉始封之君也。追孝於前文人者，所謂『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也。」

案：前文人，或定爲唐叔——晉文侯之始祖；或通指晉侯先祖；或援文王、武王爲喻，文、武兩王固亦穆王與祭公謀父之先人。是三家亦皆以前文人爲祖先。

有資鐘鼎款識申明經義，俞樾（1821—1906，時代近吳大澂）說是也，

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曰「用追孝于前文人」

（敏案：此銘已見吳氏《字說》舉示），語與此同，〈楚良臣余義鐘〉曰「以追孝先祖」、〈邾遣敦〉曰「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相近。是「追孝」乃古人常語，……可知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羣經平議》卷六；《尚書覈詁》卷四用俞此說，引器銘亦幾全同）

《尚書新證》卷四：「〈傳兒鐘〉『以追孝先祖』、〈兮仲鐘〉

『其用追孝於皇考已伯』（敏案：《字說》亦有舉此銘），追孝二字，金文習見。」

案：所舉〈追敦〉句上猶有「用作朕皇祖考障戲」、〈兮仲鐘〉下猶有「用高孝于前文人」，則前文人與皇祖考、皇考照應，意謂祖、父。二家所舉追孝其先祖、父母，是《尚書》「追孝于前文人」之前文人自是祖先之通稱，郭沫若亦曰：

彝銘中多文祖文考之稱，亦屢見文母文姑，則前文人乃統祖妣考母之通稱，不必限於祖考。（《金文叢考》卷一〈周彝銘中之傳統思

想考〉)

金文前文人詞多見，例用於追念祖先，更舉示數事，

〈伯彳斝〉：「佳用妥綏神裏懷唬乎 疇前文人。」（《大系》錄編頁35、《釋文》頁64：穆王時器銘）

〈善鼎〉：「……唯用妥綏福唬乎 疇前文人。」（《大系》錄編頁36、《釋文》頁65：穆王時器銘）

〈邢人編鐘〉：「……用追考孝 侃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上。」（《商周彝器通考》頁497：周器）

前文人即文人者，「文人」之「文」為附加語，「亡故」之意，則「文人」上本不必著「前」字——「前亡故之人」，詞複^④；叔向父禹斝銘有「先文祖」^⑤，「先」字本亦不必著——先亡故之祖父，失詞。加先、前，殆後起之詞（論據見下）。周獻有稱先祖曰文人者，

〈癘鐘甲組〉：「……敢乍文人大寶，（協）龠。」（《文物》1978年3期頁36）（疑共王時器）

《詩經·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宣王時詩）

案：作癘鐘為紀念其祖先——文人；此詩所致祭上告者文人——祖先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七：「哀二年《左傳》『衛太子禱曰文祖襄公』；《積古齋鐘鼎款識》者有〈旅鼎〉，其銘曰『旂用作文父曰乙寶尊彝』；古器銘又多稱『文考』者。文人猶云文祖、文父、文考耳。〈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承上『汝克紹乃顯祖』言，正以『文人』為文侯祖之有文德者。鐘鼎款識載〈追敦〉銘曰

^④ 《尚書新證》卷二：「寧人即文人之譌，前文人之簡稱，謂其祖考為文德之人也。」謂是簡稱，可商。

^⑤ 《商周彝器通考》頁353著錄，云周器。

『天子多錫追休，追敢對天子顯揚，用作朕皇祖考尊敦，用追孝於前文人』，文人亦追自稱其先祖。此詩『文人』，傳箋俱指召穆公之先人甚確。」

案：葉夢得、蔡沈注《書》，先已經以「文人」代「前文人」，謂是晉侯之祖先（文王武王、唐叔）⁶⁶。馬氏解詩「文人」引《尚書》、〈追殷〉「前文人」，遂云「文人爲文侯祖」、云「文人亦追自稱其先祖」，竝置「前」字不說，是質以「文人」爲「前文人」矣。

〈文侯之命〉「前文人」可作「文人」，而〈大誥〉「前寧人」爲「前文人」之誤，義且相同，則大誥「寧人」卽「文人」——祖先矣。〈大誥〉「率寧人有指疆土」指，義爲「是」，「此」也。此疆土爲文人受命而有之，彝銘亦見類似語句，

〈大孟鼎〉：「孚我其適省相先王受民受疆土。」（《大系釋文》

頁34：康王時器）

〈宗周鐘〉：「王肇適省文武董勤疆土。」（《大系釋文》頁51：

昭王時器）

案：先王卽指文武，周疆周土乃二王所立，正此「文人有指疆土」之義也。

（四）「前寧人受休」卽指「文王受天命」

大誥「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休，美善也、福慶也；此常義。攸受休，所承受於天之美命；休，休命之省文，名詞。「休命」簡作「休」，義實爲「天之美命」，宋元人注：

《尚書全解》卷二七：「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者，蓋欲永膺歷數以繼

武王之美命也。」

⁶⁶ 葉說，《尚書纂傳》卷四四引；蔡《傳》在卷六。

《東萊書說》卷十九：「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書經注》卷八：「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

《書纂言》卷四：「予曷其不于前人所受之休命而思所以畢之乎？」

同書它篇亦有類例，〈洛誥〉成王曰：「不敢不敬天之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宋元人曰：

《東萊書說》卷二三：「……天之休命也。……敬承天休命。」

朱子〈洛誥解〉（《朱文公文集》卷六五）：「傳曰：『作周以配天之美命。』」（案：《僞孔傳》無「命」字，朱子以己意增足。）

蔡《傳》卷五：「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

彝銘「對揚天子（王）休」句觸器皆是，亦頗有不事省文作「休命」者，茲併舉四例，

〈師酉簋〉：「對蹶天子不顯休命。」（《大系釋文》頁88：懿王時器）

〈鄔殷〉：「敢對鬻天子休命。」（《大系釋文》頁154：幽王時器）

〈休盤〉：「敢對鬻天子不顯休命。」（《大系釋文》頁152：宣王時器）

〈虢編鐘〉：「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一）

案：或作「休命」、「顯休命」，時而省作「顯休」。

書本文獻言天休命，盡辭勿省者，得二例：

《周易·大有·大象》：「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僞古文尚書·武成》改作「俟天休命」）

《尚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

夏。」

綜上引經解、器文、書本，及衡度本經上下文，「休」是「休命」，乃《尚書新證》卷二說此句曰：

畢，乃異之譌，……二字形似。……言予曷敢不于前文人用受殊異之休乎？……昔人以爲「攸受休畢」與上「圖功攸終」爲對文，不知「功」可以言「終」；……凡「休」每云「無疆之休」，豈可云「休畢」乎？「休畢」又豈可言「攸受」乎？

案：「休畢」畢，義同上下文「攸（寧、武圖功）」、「成（乃寧考圖功）」、「卒（寧王圖事）」、「攸（寧王大命）」、「終（朕猷）（比方之辭）」，不獨與「圖功攸終」終爲對文而已，論爲「異」之譌，失之太甚；《尚書》有「休」字句型頗多，而「無疆惟休」才二見（〈召誥〉、〈君奭〉），于氏失檢，又未博考書本物器、不知「休」是「休命」之省文，其說自不能成立。

「攸受休畢」前文云天降美命于文王（天休于寧王），興立我周國（興我小邦周）（已詳上第四章第(二)節），天降人受竝謂文王，則上文寧（文）王及此前寧（文）人都謂文王。本篇三前寧人咸指亡故之祖先，但一、二兩詞謂祖先文王武王，此詞則祖先僅謂文王，因始受天命立周滅殷，是文非武，前文歷論詳且明矣。

昧昧我思之：「文人、前文人」之「文」，「亡故」殆非其初義。「文」初以美稱王姬昌，洎文王崩，漸變爲「亡故」義，其始也，曰「文人」、「前文人」皆指已故之文王，後衍爲亡祖之泛稱。夫禮，周因於殷，其損益可知也，請先略徵殷禮。

殷帝號上弁以文、武字者，如武丁、武乙，殷卜辭有「文武帝乙」（參見近人陳夢家《卜辭綜述》）、周原甲骨文有「彝文武帝乙」、金文有「王曰隤文武帝乙俎」（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頁66卣卣），此皆商

之子孫就其先王行事之特徵而追命以名符其實之號者^{②7}。其中「文」字初爲追亡祖之稱號，後遂緣變爲「亡故」義，見於商金文有「文父」（見第二節節文父丁鼎等共三器）、「文辟」^{②8}。

洎乎有周，姬昌立國於西，其行事之特徵爲「文德」，昭升於天，溥聞於下，因有「文」號、及身稱焉。「文」，生號，「考」，父也，「文考」初義爲「文德之父」。及姬昌崩，自子發而稱之「文考」則兼具「亡父」與「文德之父」兩義。謂文考文王有「文」與「文德」，試徵實於後人之說焉：

《詩·周頌·武》：「允文文王。」

《禮記·祭義》：「文王以文治。」

《周易·明夷·彖傳》：「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國語·周語下》：「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

《易緯·乾鑿度》：「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

以上四事言文王「文」，以下諸事言文考文王：

《尚書·康誥》：「祇遜乃文考。」僞孔傳：「(文考,)文德之父。」

《逸周書》武王或周公稱亡父文王曰文考(如〈柔武〉、〈大開武〉、〈小開武〉、〈世俘〉、〈五權〉、〈成開〉、〈本典〉)；此書凡稱文考必是文王^{②9}，而成王稱亡父武王則爲武考(亦見〈成開〉、

^{②7} 參看屈翼鵬師《書傭論學集》頁352-361〈證法濫觴於殷代論〉。

^{②8} 〈商尊〉：「……帝后賞庚姬貝卣册，迭兹(絲)廿爰，商用乍(作)文辟日丁寶璋彝。」(《文物》1978年第3期頁2：商器。)

^{②9} 《逸周書·嘗麥》成王曰：「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逸周書分編句釋》頁93：「述祖訓以儆衆。」是以「文考」爲成王之祖父文王。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卷六：「文考當作文祖。」孫詒讓《周書勳補》卷三：「……文考謂文德之考，即指武王言之，朱誤以文爲諡，遂欲改考爲祖，非也。」案：此書成王稱武王曰武考絕不曰文考，孫失。

〈本典〉)，不同。

《僞古文尚書·武成》武王曰：「我文考文王。」《僞孔傳》：「言我文德之父。」又《僞古文尚書·泰誓》武王曰「文考」凡五見，《僞孔傳》皆以「文王」當之。

亦稱亡祖文王爲「文祖」，

《尚書·洛誥》周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僞孔傳》：「文德之祖文王，……乃盡文祖之德。」

《逸周書·成開》成王曰：「余小子……以昭文祖之守。」

稱亡父文王曰：「文考（或文父）」，則其后大妣因號「文母」，見《周頌·雝》，出武王口^④，「文」兼具「文德」、「亡故」二義，

《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文母，大妣也。……文德之母。」《正義》：「文母，繼文言之；雖大似（妣）自有文德（詩大明『大邦有子，……文定厥祥』，《毛《傳》：『言大妣之有文德也。』）），亦因文王而稱之。」朱《傳》：「文母，大妣也。」《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九：「東萊曰：……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④

^④ 《詩序》：「〈雝〉，禘大祖也。」《箋》：「大祖謂文王。」朱《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④ 考、母對稱，金文習見，如〈師趯鼎〉（《憲齋集古錄》冊五頁17）。《論語》「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注》：「其餘一人謂文母。」（邢《疏》引）鄭玄《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左襄二八傳《正義》引）邢《疏》：「文母，文王之后大妣也，從夫之諡。武王之母，謂之文母。」邢謂大妣以「文王」文而稱「文」同唐孔氏。第《經義述聞》（《皇清經解》卷一一八六）曰：「文王之文諡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二者本不相因。……《列（原誤作烈）女傳·母儀傳》『大妣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妣之文德，明矣。」（《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九、《詩毛氏傳疏》卷二七竝依其說）敏案：「文王」文及「文母」文，初皆美大之稱；后且因王而有斯號。《列女傳》謂大妣「仁而明道」，僅以此安足副「文」之號哉？「大妣號曰文母」，必因王「文」而有。《述聞》誤也。

成王爲文王之後嗣——子孫，故周公呼之「文子文孫」，

《尚書·立政》：「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又：「今文子文孫，其克詰爾戎兵。」

《僞孔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②

周室子孫由於崇極文王，郁郁乎文，兼以上因於殷禮，故自武王時稍以「文父」名「亡父」（〈保卣〉，已見第(二)節）。成、康以降，文父、文考、文母、文祖、文祖考、文姑見諸彝器，率以稱其已亡故之先人。文人、前文人辭語應時生焉，爲周人祖先之泛稱，皆緣文德之王——文王之「文」而起。故大誥此「休于前文（寧）人」，指謂先文王，正是初本義，經師釋《詩·江漢》「文人」，曰「文德之人也」（毛《傳》）、「先祖之有文德者」（朱《傳》、《毛詩稽古編》），其釋《尚書》「前文人」，曰「前文德之人」（《僞孔傳》）、「前文德之主」（夏僊《尚書詳解》）、「前時文德之人」（《書纂言》），理固然也。

七、比辭以證君奭「寧王」義

（一）勘校同篇前後文，用明「寧王」決是「文王」

《尚書·大誥》等「寧」與「文」關係（已見上歷述），前賢資取同書它篇、或《禮記》引經、或《詩·雅》，用證互厥誼者，有若

^② 《尚書新義》（拙著《尚書新義輯考彙評》頁203）：「曰『文子文孫』者，謂成王也。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案：介甫說拘。夫子孫，後嗣之謂，謂成王，成王者文王之後嗣，不必分別父、祖說爲武王子、文王孫，猶稱「孫」爲後裔，亦不必限作子之子之義，《尚書·金縢》周公祝告太王、王季、文王曰：「惟爾元孫某（發），邁厲虐疾。」姬發者，太王曾孫、王季孫，而文王子，但曰「孫」者，正後嗣之謂也。

(1)鄭玄以《詩》「平王」與〈大誥〉、〈君奭〉「寧王」及〈洛誥〉「命寧」證互。

(2)蔡沈以〈文侯之命〉「前文人」即如〈大誥〉「前寧人」，吳大澂、孫詒讓、楊筠如、屈先生說同。

(3)薛肇明以《書》、《詩》相校，見「前文人」即「文人」；吳氏又資詩「文人」證〈大誥〉「前寧人」寧誤。

(4)又有以〈君奭〉一篇上下文相比勘，或疑或定「寧」爲「文」誤者。

(5)更有於〈君奭〉「寧王」既勘校前後、又取《禮·緇衣》引《尚書》句，用決彼「文」爲正者。

(1)至(3)事，皆已見前引；(4)(5)事，則上引孫詒讓、吳闓生、王國維、于省吾、楊筠如、屈先生說（已見第二章），甚簡，又未及討論，故專立二節言之。

先論(4)，如下：

《尚書·君奭》周公告召公曰：「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在我後嗣子孫三句、不知天命不易四句，語竝假設，泛言周家諸後王苟不能敬天地、苟不曉天命不可一味信賴，則國亡；國亡則不能長久繼承先王恭懃昭明之德。其「前人」，《僞孔傳》、《正義》釋曰「先王」，周文王、周武王也（《東萊書說》，詳下）；此常解。余謂不然，此二「前人」及下「迪惟前人光」前人，皆當指文王，知者，

其一、周公頌美周文王「光」，《尚書·立政》公戒成王曰：「……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但不以贊武王⁴⁹。

其二、宣王命父屠曰：「……亡不閏於文武之耿光。」（《兩周金文辭大系·釋文》頁 134）周家子孫以崇戴開國兩王祖故，合贊其德如此；考之實迹，武王所未嘗具。成王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曰：「用荅揚文武之光訓。」類此。又文獻合載文武始受天命，亦單指文而不包武，說已歷詳前文。

其三、上言「遏佚前人光」，義同下文「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是「光」義同「恭明德」；此言「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義猶「我道惟寧王德延」（論證參下文），是「光」即「德」——「恭明德」之省簡也。夫詩、書、左傳、逸周書、百家言、彝銘記文王恭德、明德、德者多矣（已見上第五章第(一)(二)節），而單記武王德，特以具斯恭明二德者絕無僅見（已見上第五章第(三)節），則此包二德而一再見稱於周公之「前人」，是文王非武王，明矣。

「又曰」一段，乃上段長文之縮要，周公重申前意也：天不可信，即上天難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總撮上天命不易、墜命云云，論天必不棄文王所受之國運；我道惟寧王德延，即將前人光（恭明德）延傳于我（周公之）沖子——成王也。上前人、寧王，即下之文王，知者，

「我道」：《經典釋文·尚書音義》下：「我道，馬（融）本作我迪。」《魏石經》作「我迪」（王國維《魏石經殘石考》、近人呂振端《魏三體石經殘字集證》頁 219），「道」古本皆作「迪」，則「道惟」當正作「迪惟」，與上「迪惟」同為語詞，

《經義述聞》（《經解》卷一一八三）：「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原注：詳見《釋詞》。」

⁴⁹ 《尚書·洛誥》周公告成王曰「乃光烈考武王」光，形容「烈」；光烈，昭顯之功業也。此「光」，名詞，耿光，即下明德義。

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寧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

《今文尚書考證》卷二一：「（迪惟）與上『迪維（惟之誤）』義同，由傳訓『迪』爲『道』，遂誤作『道』耳。」

《雙劍謬尚書新證》卷二〈康誥〉「道極厥辜」：「『道』應卽『迪』，〈君奭『我道惟寧王德延』，馬本『道』作『迪』。前人以『迪』訓『蹈』與『道』同義，遂改『迪』爲『道』也。」

案：迪，道也（《說文》）。僞孔本蓋原作「迪」（如漢、魏本然）訓「道」，後人遂改經文爲「道」；或「迪」、「道」隸形近致誤。「迪」从「由」聲，與「攸」音古同（竝 *d̥iog），攸、迪常作語詞。迪惟，尚書另兩見，竝複字語詞，則此「道惟」當作「迪惟」，固亦語詞也。迪訓道，僞孔之失。

施，延也（《淮南子·脩務注》）。前人光施於沖子，卽迪惟寧王德延，而以校下句「文王」卽此「寧王」，

《東萊書說》卷二六：「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尚書駢枝》頁十八：「君奭云『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言有人曰：天命無常、不可信，則我亦惟文王之延長爲可信也。」

《尚書大義》頁 78：「……言有如天不可信，我直願延長文王之德，使天不易改文王所受之命也。」

《新出三體石經考》：「〈君奭〉篇『我迪惟寧王德延』，次卽言

『天弗庸釋于文王受命』，……若前……『寧』字爲『文』之誤，
後……『文』字何以不誤？」（《古文尙書拾遺》說同旨）

案：《駢枝》、《大義》意謂但能延「寧王」德，則天不變易「文王」所受於天之命，則二家竝以下「文王」校上「寧王」，因知「寧」是「文」誤。東萊以上「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卽下「我道惟寧王德延」，「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卽「思文王之德可以延世」，如是作則天命斷可信其不改，是誠以上「前人」、中「寧王」、下「文王」參校，知有「光」德（明德）之「前人」、有「德」之「寧王」，與下「受天命」之「文王」同指一人——文王昌是也。

次論(5)，如下第(二)節：

(二) 既勘比上下文，復據彼禮縉衣引「周田觀文王之德」，因斷此「寧王」寧爲傳寫誤字

《尙書·君奭》周公告召公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三句，羣經及其它先秦著成之文獻皆不見稱引，獨幸小戴記一引，明著篇名，極富考據價值，

《禮記·縉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申、其集」二句上句之「割申勸寧」，諸本盡同，唯此〈縉衣〉引作「周田觀文」，漢唐人禮說併下句而論之，

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

……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命之使王天下也。」

孔《疏》：「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爲『割』、『田』當爲『申』、『觀』當爲『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

《疏》又曰：「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王)《尚書》爲『寧』王，亦義相涉也。……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

案：鄭不言「周田觀文」當爲「割申勸寧」，但云後者「近於義理」而已。孔《疏》前三字，一面守注，謂古文「近於義理」；一面又斷爲形誤，但未舉古今字形相照，特以「割」、「周」二字形體非近，似乎了不相涉。注於此「文」彼「寧」不以爲彼誤，疏以彼此「亦義相涉」故異，則注疏竝以「文王」得稱之爲「寧王」，施義不同耳（鄭說見《詩·何彼襮矣·正義》載，引文已詳第一章）。割借爲蓋，鄭孔顯然以「蓋」爲語辭，考《尚書》及西周著成之其它文獻無有此用法，說失之。申誤爲田，是。觀誤爲勸，失之（詳後）。二家解「割申、其集」二句，亦不合經誼。故古注舊疏，於正「寧王」爲「文王」，裨益匪大。

謂割借爲害，周是害之誤字，害義同曷何、爲疑問語辭，而田當作申，元金履祥先有說，雖行勸比上下文，惜囿於舊說，尚不敢指「寧王」爲「文王」，

《書經注》卷十：「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周田觀』。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害。寧王，武王也。」

又《尚書表注》卷下：「……周字似害，割從害而多刀、聲亦近似，當作害音曷、何也。言上帝何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哉？……至武王時，虢叔死矣，四人者尚在祿位，後及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冒於天下，而天下頌之：此上帝所以申勸武王而集大命也。」

金氏謂「寧王，武王也」、「上帝集大命於武王」及不以「勸」爲誤字，皆失之（詳下說）。彼雖未明指田爲申之誤字，然結末作「申勸」云云，誠亦以田譌申正。彼以經文原本作害，形誤爲周，害訓爲何，今傳本字借割作害，曷、何也：均是其創發。清以後人因之。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皇清經解》卷五九〇）：「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記·緇衣》作周之理也。」

其後牟庭以割申觀誤爲周田勸（《同文尚書》卷十五、十六、十七）、俞樾謂害以篆體似而誤爲周、勸以左旁似而誤爲觀（《禮記鄭讀考》，《皇清經解續編》卷一三五六）、吳闔生以割申勸寧當作周田觀文（《尚書大義》頁 79）、于省吾謂周勸寧爲害觀文之形譌（《雙劍謠尚書新證》卷二、卷三、卷四）、曾運乾謂害申文形誤爲周田寧（《尚書正讀卷五》）、楊筠如謂周勸寧當作害觀文（《尚書覈詁》卷四）、屈先生謂周田勸寧是害申觀文之形譌（《尚書集釋》頁 208）：皆援《禮記》引《尚書》爲說，而論及勸是觀、寧是文誤，金段二家之所未及也。

割，音近借爲害，害，曷也，疑問辭；害形誤爲周。申形誤爲田。觀本作瞿，後人誤加偏旁力爲勸。文形誤爲寧（吳大澂等說，已詳上）。諸家說是也。雖然，克知檢點篇文，勘校上下，究二王事迹，用決取舍者，才得五家焉，

宋呂祖謙《東萊書說》：「……上帝之相文王，……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慊然未足，……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夏僊《尚書詳解》卷二一：「甯王謂武王，今以此篇觀之，則甯王乃兼文、武也。周公欲詳言文、武得人之事所，先總說謂在昔皇天上帝斷然申勸文、武之德，而使莫大之命集于其躬。其意蓋謂天以大命集于文、武者，以文、武得人之助，故天以是而申勸之也。……蓋以是勸文王又以是勸武王，故謂之申勸，如詩（《大雅·大明·序》）言『文王有聖德，故天復命武王』者，即申勸之謂也。周公上既總說大意，下乃詳言謂惟文王之興所以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之諸夏者，亦惟有如虢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者，以文王能修和有夏，皆由得此五人之用也。……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又正言：……。謂……五人……乃明文王道迪之，使其德著見于上而覆冒于下，遂能聞於上天，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

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二：「割喪殷家而申勸寧王之德。寧王通文、武而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皆安天下之王也。」

《書經注》卷十：「此……舉文王五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也。……寧王，武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爲之往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於民，升聞於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矣，四臣者尚在祿位，後暨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以冒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尚書表注》卷下旨同）

《尚書古注便讀》卷四中：「申，猶種也。勸，勉也。寧王，武王也。……按：此節爲倒敘之文。下文『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即天之壽此賢聖，既勉文王之德，又重勉武王之德也。下文『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即所謂『集大命于其躬』也。」

案：朱氏《便讀》勘校前後文，以爲：此一大段，是後文——「文王尚克」至「丕單稱德」闡明前文——「在昔」至「厥躬」者。後文「武王尚迪」二句，乃天壽耆茲闕天等四臣，使重再勸勉寧王（武王）之德；而虢叔等五臣則先已「勉文王進建功業」（即後文「文王尚克」至「受有殷命」一段旨要）矣。後文「後暨咸劉」二句，正說明天「集大命于厥（指寧王之，即武王之）躬」也。於是前「集大命」是天命寧王（武王），後「受有殷命」則另是文王受殷命：前寧王（武王）、後文王判然二人。夫上言降命，授之武王，下言受命，受者竟乃文王，天一命耳，降與子者也，而父先已受之，成何體統耶？又悍然將述武王事功之經文（即「武王惟茲」至「丕單稱德」所列）併入前文作爲闡敘「割申」二句者，令周公之口先美子武王後乃及父文王，混亂彝倫。凡此曲說，皆緣固執舊說寧王

爲武王，故不惜遷之就之也。

又案：夏、袁兩氏通度經文前後，知「惟文王」至「殷命哉」確述文王事實，而「武王惟茲」至「丕單稱德」則明言武王殲商，屹然竝不可移；第又扭於「寧」訓「安」及鄭玄寧王兼文武說，故亦曲解本經以從。夫孟子（〈梁惠王下〉）言武王一怒安天下謂殲劉戎殷，意不及受命暨王德，與本經言「勸德」、「集命」不合，是袁說非也。謂「勸寧王德」、「集大命」是總說文武，下則依次分別詳說文王（至「殷命哉」止）、武王（「武王惟」至「單稱德」）。夷考「申勸」云者，重再勸勉一王，二之非也；「集命厥躬」，授命與一人之身而已，且所謂分別詳說部分，但反覆宣明文王以德受天命，而絕不及武王以德膺天命情事，則夏說雖巧，乃亦非也。

三案：金氏以爲：首揭示武王受命，尾乃言其伐商，遙相承應；中間夾述文王德命及其五賢臣佐國，因「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故先置於尾文之前也。周誥敘事，無此文理。且尾文「至武王時」以下，單言子發事迹，不唯與首文「申勸寧王」漠不相干，即輔相大臣已非盡「文王五臣」。金說失之。

四案：呂氏貫穿全段（止「殷命哉」），以勸德、天命授受爲眉目，謂下文王「修和」即本諸上「割申勸」以修己；謂文王克成其盛德者，亦有五臣弼輔之功；而天所以集命於寧王（文王）、文王終受殷命者，皆賴其謹德與賢哲襄贊之力。彼呂氏勘察上下文，知下文王即上寧王，皆指姬昌，此事良是也。

余通觀此篇周公告召公全文：首言天命靡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次言前人具有恭明德，今我所當務者，惟將寧王之德延傳於沖子——成王，則天將不棄文王所受之命：前人、寧王、文王同指一人——文王姬昌是也。其次先舉殷五王得賢臣舊人匡弼而獲天休。既而言天以文

王具美德故授之命，乃亦因五賢輔相，故其德惠降施於國人，受有殷命；上「寧王之德」，即下「文王修和西土」（協和庶邦之德）、「文王德降施」，則下三言「文王」事迹，即用申詳上「寧王」以德受命者，故「寧王」必「文王」之誤。更下小段（「哉（才、在）」連下爲句），述武王得四老臣襄助，奉天命誅商，實行其美德，與上大段釐然爲二，則上之「寧王」斷非此之「武王」，而乃「文王」之誤，灼然無可疑也。簡述武王事既已，漸次導入時王——成王朝政情。周公述自昔殷王與賢良、而周文王與五股肱、而武王與四舊臣、而已與召奭刻正夾輔之成王，脈絡屬貫，陳事清晰；若如舊清人說，謂公述武王（寧王）置於文王之前，而述文王事既畢，又及武王，失卻條理矣。

結 論

《尚書》「寧王、寧武、寧考、前寧人、寧人」寧，舊解（王莽〈大誥〉至清光緒九年前）曰「安」。準此「安」義，於是謂寧王爲安天下之王——或謂爲周文王，或謂爲周武王，或謂兼指文武二王；謂寧武爲「安武事」，或謂指文王，又或謂指武王；或謂寧考爲「寧祖文王，聖考武王」、合指兩王，或謂祇指武王；前寧人與寧人，或謂爲「祖宗安人」指文王，或謂乃指文武之臣，亦有取文侯之命篇或詩江漢「前文人」證彼義同此皆言「祖先」者。而絕無明判諸「寧」字爲「文」字之形誤者，有之則自清吳大澂光緒間撰《說文古籀補》與《字說》始。

吳氏取彝銘「文」字以證《尚書》「寧」爲形誤，初謂戰國時已誤，終定爲漢儒誤釋。後人絕多深信不疑，惟吳汝綸、闔生父子稍異其說，章炳麟、西人高本漢以爲「寧」、「文」形體尚不致相淆。於是此一解經大公案，不得不因反控而再鞠。

余一面剋就二吳、章、高之所質難，逐一釋覆，並廣采古文字形，以

充實吳說；一面博考周文武事迹，證「寧王」等非文王莫屬——前人討論此一問題，絕未及此。既而又會觀〈君奭〉前後文，復校以《禮·緇衣》引書，證「寧王」寧乃傳寫誤字。

《尚書》寧王，始受天命與創周國之天子也，〈大誥〉、〈君奭〉明文具在。余據經（《尚書》它篇、《易》、《詩》、《禮記》等）、彝銘（〈夙鐘〉、〈墻盤〉、〈何尊〉、〈大孟鼎〉、〈師克盃〉、〈沝伯般〉、〈師旬般〉等）、經解（《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鄭玄《書注》《詩箋》、王肅《書注》、《書》孔氏《疏》、《融堂書解》、夏氏《尚書詳解》、朱子《詩集傳》、《書蔡傳》、《毛詩稽古編》、《尚書集注音疏》、《古文尚書撰異》等）、緯（《易》、《書》）、史（《國語》、《竹書紀年》、《逸周書》、《史》、《漢》等）、子（《荀子》、《呂覽》、《說苑》、《鹽鐵論》、《論衡》、《朱子語類》等）及近人論文，證文王昌始受天命建國稱王改元，而武王發繼受天命定國稱王改元，故寧王允爲文王的非武王；且針對相反議論（《風俗通》、孔氏《書疏》、《史通》、梁肅、歐陽脩、李觀、胡宏、李舜臣之說），辭以關之。

稱「寧王德」、「寧王以德受大命」，君奭明文具在。余因考諸經（《尚書》它篇、《易》、《詩》、《禮記》、《左傳》、《論》、《孟》等）及其多家注疏、史（《國語》、《逸周書》、《史》、《漢》、《三國志》等）、子（《鬻子》、《管子》、《晏子》、《墨子》、《慎子》、《韓非子》、《呂覽》、《淮南子》、《說苑》、《新序》、《鹽鐵論》、《論衡》、《潛夫論》、《風俗通義》、《中論》、《朱子語類》等）、彝銘（〈夙鐘〉、〈毛公鼎〉、〈宗周鐘〉等）及近人論文所記，見文王有盛德（十六目），以受天命；而武王「寡德」，以兵定邦而已。則此「寧王」是「文王」，無可疑矣。

余考《詩·頌》與〈利簋〉，以單一「文」字呼「文王」、單一「武」字呼「武王」，「文武」連語以呼文王武王者尤多，以應「寧武」非「文

王武王」者質疑。既正復「寧考、前寧人」之「寧」作「文」，余更求諸商周彝銘，參以西周成著之經書篇章及晚作之逸周書，知此「文」字初爲子孫依其先王行實追美之稱，周人既緣以生稱姬昌爲文王，後衍變爲一般「亡故」義，但武王稱其父曰「文考」，含「文德之父文王」及「亡父」二義，成王稱其祖父曰「文祖」，亦兼「文德之祖文王」、「亡祖父」二義。寢假而於「文子文孫」謂文王之後嗣；於「前文人」固謂「已故之先人」，唯有時「文」字尙用初義特指「文王」，如「前文人受休」義卽上文「天休於文王」。晚近解〈大誥〉兩「前文人」一槩爲「亡故之先人」，失之未辨。

《禮》鄭《注》、孔《疏》以下，執〈緇衣〉引《書》以校《尚書》本經，多矣，唯實行檢點〈君奭〉上下文，考文武行政，以論該篇寧王受命者才數家，所論又或失正或未周。余既論其得失，乃通考全篇，貫穿文義，比次史迹，定其篇「前人、寧王、文王」同指姬昌一人，則「寧」爲「文」誤，愈彰彰明矣。

引用書要目

甲、重要目，以書統人，載記板本

周易注疏	魏王弼等注 唐孔穎達疏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周易注疏本
尚書注疏	僞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疏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尚書注疏本
尚書大傳	漢伏生	皇清經解陳壽祺輯校本
東坡書傳	宋蘇軾	學津討原本
書古文訓	宋薛季宣	通志堂經解本
尚書全解	宋林之奇	通志堂經解本
增修東萊書說	宋呂祖謙 時瀾修定	通志堂經解本

融堂書解	宋錢 時	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尚書詳解	宋夏 僕	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書經集傳	宋蔡 沈	臺北世界書局影印五經讀本本
尚書詳解	宋陳 經	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書經注	元金履祥	十萬卷樓叢書本
尚書表注	元金履祥	通志堂經解本
書纂言	元吳 澄	通志堂經解本
書蔡氏傳纂疏	元陳 櫟	通志堂經解本
尚書集注音疏	清江 聲	皇清經解本
古文尚書撰異	清段玉裁	皇清經解本
尚書今古文注疏	清孫星衍	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
同文尚書	清牟 庭	齊魯書社影印山左先詰遺書本
尚書古注便讀	清朱駿聲	臺北廣文書局據民國二十四年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影印本
尚書駢枝	清孫詒讓	鉛印本
今文尚書攷證	清皮錫瑞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尚書故	清吳汝綸	桐城吳先生全書本
尚書大義	民國吳闈生	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九年影印本
雙劍詒尚書新證	民國于省吾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古文尚書拾遺定本	民國章炳麟	制言二十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尚書集釋	民國屈萬里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二年排印本
尚書康誥義證	民國程元敏	國立編譯館館刊四卷一期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
莽詁、大誥比辭證義	民國程元敏	國立編譯館館刊十一卷二期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
尚書新義輯考彙評	民國程元敏	國立編譯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鉛排本
書經注釋	瑞典高本漢 民國陳舜政譯	中華叢書民國五十九年排印本
詩經注疏	漢毛亨傳 鄭玄箋 唐孔穎達疏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葺宋本詩經注疏本
詩經集傳	宋朱 熹	臺北世界書局影印五經讀本本
毛詩傳箋通釋	清馬瑞辰	皇清經解續編本
禮記注疏	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疏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葺宋本禮記注疏本
春秋繁露	題漢董仲舒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蘇輿義證本
論語注疏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葺宋本論語注疏本

孟子注疏	漢趙岐注 題宋孫奭疏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孟子注疏本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	通志堂經解本
說文古籀補	清吳大澂	清光緒刊本
字說	清吳大澂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光緒十九年思賢講舍重刊本
說文解字詁林	民國丁福保	臺北國民出版社影印本
新出三體石經考	民國章炳麟	臺北世界書局影印章氏叢書本
逸周書		皇清經解朱右曾集訓校釋本
逸周書分編句釋	清唐大沛	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五十八年據道光十六年手寫本影印本
竹書紀年		臺北世界書局影印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本
史記	漢司馬遷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日本瀧川資言會注考證本
漢書	漢班固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長化王氏虛受堂校刊本
豐鎬考信錄	清崔述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
窻齋集古錄	清吳大澂	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
窻齋集古錄釋文賸稿	清吳大澂	同上
綴遺齋彝器考釋	清方濬益	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
金文叢考	民國郭沫若	郭氏手寫影印本
兩周金文辭大系	民國郭沫若	臺灣大通書局影印本
金文編金文續編	民國容庚	臺北洪氏出版社影印本
商周彝器通考	民國容庚	臺灣大通書局影印本
西周銅器斷代	民國陳夢家	王夢旦金文論文選第一輯 一九六八年七月
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	民國周法高	香港中文大學影印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
吳窻齋先生年譜	民國顧廷龍	臺北東方文化書局影印哈佛燕京社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燕京學報專號之十
西周史論述(上)	民國徐中舒	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呂氏春秋	周呂不韋	臺北華正書局影印陳奇猷校釋本
論衡	漢王充	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排印本
風俗通	漢應劭	臺北漢京文化公司影印王利器校注本
朱子語類	宋朱熹 (宋黎靖德編)	臺北正中書局影明覆刊宋本
文字形義的衍變與古籍考訂的關係	民國屈萬里	屈萬里先生文存
王柏之生平與學術	民國程元敏	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鉛排自印本

乙、次要目，以人統書，板本從略不記

周管仲管子 晏嬰晏子春秋 墨翟墨子 國語 慎到慎子 荀況荀子 韓非韓非子
漢韓嬰韓詩外傳 劉安淮南子 大戴禮記 劉向說苑、新序 易緯 桓寬鹽鐵論
王符潛夫論 胡廣侍中箴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 晉陳壽三國志 南朝宋劉義慶世
說新語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 唐魏徵羣書治要 劉知幾史通 梁肅西伯受命稱王
議 宋李觀常語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詩本義 張載張子全書 程頤河南程氏遺
書 胡宏皇王大紀 黃度尚書說 胡士行尚書詳解 王應麟困學紀聞 明郝敬尚書
辨解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王鴻緒等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
戴震毛鄭詩考正 莊述祖尚書今古文攷證 王引之經義述聞 王鳴盛尚書後案 孫
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顧廣譽學詩詳說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 五代郭忠恕清鄭珍
箋正汗簡箋正 魏源書古微 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 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 俞樾羣
經平議、禮記鄭讀考、達齋叢說 民國王國維觀堂別集 王國維講吳其昌記尚書講
授記 王國維講 劉盼遂記觀堂學書記 劉節大誥解 楊筠如尚書覈詁 陳夢家尚
書通論 曾運乾尚書正讀 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 屈萬里以古文字推證尚書
譌字及糾正前人誤解舉例、經義新解舉例、西周史事概述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 許
欽輝先秦典籍引尚書考 吳與尚書讀本 王更生孫詒讓年譜 呂振瑞魏三體石經殘
字集證 王世舜尚書譯注 嚴一萍釋「文」、校正甲骨文編、何尊與周初的年代
邱德修魏石經古文釋形考述 張政烺帛書春秋事語釋文 瑞典高本漢漢文典(Gra-
mata Serica Recens) 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

The Hermeneutics and History
of the Terms *Ning-wang*, *Ning-wu*,
Ning-K'ao, *Ch'ien ning-jen*, *Ning-jen*, and
Ch'ien wen-jen in the *Shang shu*) 尙書,
Book of Documents)

Cheng Yuan-min

The character *ning* 寧 in *ning-wang* 寧王, *ning-wu* 寧武, *ning-k'ao* 寧考, *ch'ien ning-jen* 前寧人, *ning-jen* 寧人, and *ch'ien wen-jen* 前文人 from the *Book of Documents* was interpreted as *an* 安 (calm, stability) by scholars from the Han to the Su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m *ning-wang* means "a king who brings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e world," but in my opinion this definition is not acceptable.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Wu Ta-ch'eng 吳大澂 discovered that the character *wen* 文 had been mistaken for *ning*, and he convinced later generations. But later Chang Ping-lin 章炳麟 and the Swedish scholar Bernhard Karlgren argued that in terms of character form *wen* and *ning* were very unlikely to have been mistaken for each other, and thus another controversy began.

In my article I examine the Classics together with their exegeses, history books, philosophy book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recent articles and prove that it was believed that King Wen 文王 had become the founder of the Chou Dynasty due to his merits as a ruler. The *Book of Documents* is filled with such praises of him.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I conclude that *ning-wang* is without doubt the mistaken form of *wen-wang*.